



张曼娟 = 著

呼喊快乐

Pleasure Takes All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张曼娟 = (著)

人们总在痛苦中哀伤辗转，
却忘记了今日的痛苦就是昨天的快乐。
与其哀号痛苦，不如呼喊快乐。
让我们用呼喊快乐将痛苦放逐。

呼喊快乐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呼喊快乐/张曼娟著. -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03.10

ISBN 7-5302-0703-2

I. 呼… II. 张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3998 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, 由张曼娟授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, 未经出版人书面许可, 不得翻印或以任何形式、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及图片。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03-5722

呼喊快乐

HUHAN KUAILE

张曼娟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90×1240毫米 32开本 6.125印张 96千字

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30 000

ISBN 7-5302-0703-2

I·688 定价: 16.80元

非常作家系列（第二辑）



《不哭的时候拥抱我》
詹雅兰 著



《雪落下的声音》
詹雅兰 著



《仿佛》
张曼娟 著



《喜欢》
张曼娟 著

每册定价：15.00 元

电话：(010) 62016699—2343 信箱：huangqian@bphg.com.cn



- 003 自序
- 005 在千羽鹤的花园
- 016 茶杯里的假期
- 023 爱上大女人
- 030 眼里的砂粒，心上的钻石
- 038 童年的橱柜
- 046 按下暂停键
- 053 油与蜜的调和
- 062 伟大的爸爸，八折大优待
- 069 绿豆汤里的风波
- 077 栗鼠嬉戏的山径上
- 084 勇于示弱大男人
- 092 亲爱的剑戟
- 099 假如幸福也像一只白鸟
- 107 我只愿意牵你的手
- 115 跷跷板上的舞蹈
- 125 洪水中的拾荒人

呼喊快乐

- 132 打破的清水烧
- 141 繁华有时，寂灭有时
- 148 她的美丽与哀愁
- 156 梧桐叶落时
- 164 身体与心灵的分离术
- 172 当时年纪小
- 183 呼喊快乐



自序

这是一个相逢与离别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在相爱中面对考验的故事，这是一个感受痛苦与思索快乐的故事，这是你的和我的，生命故事。

在绯粉的洋紫荆开放的季节里，我在一次告别式中送走我的老师，仿佛也与自己的青春作别。那个多风的春日，却遇见了多年前在课堂上教过的学生，隔着岁月烟尘，一笑相逢。

我经历了他们的情感与生活，看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脸谱。有刚刚结婚，必须适应新婚的苦恼；有爱上大女人的喜悦与惊惧；有只要同居不要婚约的新世代感情观；还有从婚礼中逃脱，却到天涯海角寻觅真爱的历险记……

三十岁的男人所能拥有的快乐或者痛苦，工作、感情、



婚姻、家庭，大约便是这样的内容。

我们订下了这样的邀约，每个月一次，四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午茶之欢。

现在，让我们邀你入座，在茶香之中，听听故事，也分享心事。

感觉苦了，加点糖；感觉涩的时候，添些奶油吧。

在千羽鹤的花园

院子里每根树枝都挂上一串色彩缤纷的鹤鸟，它们在风中转着，一时间就像一群展翅飞起的鹤鸟，阳光筛进院子里，光亮照到哪里，哪里的鹤就活起来。

我从告别式里走出来，有一种古怪的感觉，这样就真的是告别了吗？告别之后就不能再相见了吗？

我的老师，齐教授，他教给我美学，教给我对诗词的领略，但他从没有教过我，怎么去面对这种永远不可挽回的诀别。

“如果要上课，就不应该迟到。”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



伙着一群同学去上齐教授的艺术史课程，只是因为好奇。我走进飘散着报岁兰与烟草香味的厅堂，大家都到了，一起转头看我，齐教授也停下来，在那突然沉静下来的瞬间，我有些后悔了。都是因为我贪看中部山顶的日出，看那倏忽跃起来的一轮红日，看着一天真正的开始。

二十多岁的我，从没有成功地看过一次日出，气象预报说这一天将是晴朗的好天气，度假山庄老板说，一定可以清清楚楚看见日出，既然如此，怎么能够错过？

我留在山上看了日出，又赶回台北来上慕名已久的私塾课，所以我迟到了。在第一堂课上，就给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，早知道就不该来上课的。

“那么，为什么迟到了？”这是老师对我说的第二句话。

为什么呢？因为堵车了；因为这里不大好找；因为时间记错了……我知道许多比较婉转的说法，可以令场面不尴尬，但，在那样的一个时刻里，我还是说了实话：

“我在中部看日出……”我瞄到同学咬着唇发笑，深吸

一口气，反正已经说了，“赶回台北就迟了，老师，对不起。”

齐教授轻轻转了转头，我仿佛瞥见，他的嘴角有丝笑意，但当他注视着我的时候，那笑意并不存在，于是，我怀疑那只是我的错觉。

“好吧，坐下吧，我们上课了。”

那一天，艺术史的第一堂课，我们上的是庄子的《齐物论》。两个小时过去，我发觉自己一点也不需要后悔，我应该看日出，更不应该错过这堂课。

几年后，我惴惴不安地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《海水正蓝》送给他，他翻开蓝色的书皮，笑着说：

“不只喜欢看日出，也喜欢海啊？”

我的脸忽然红起来，因为自己的小事被老师记着，被提起，被理解，仿佛也被关怀。

齐教授的专业使他很受学生的爱戴，他的不够随和的个性，却使他在同侪之间受到排挤。让崇拜他的学生感到困惑的，则是他似有若无的绯闻传说。我们总是听说，某位学



姐，某个研究生……我们又听说，师母为了这些事和老师分居了，要闹离婚了……我看到的齐教授一贯的平和从容，他侧着脸燃点烟斗的样子，非常独特，像一个哲学家，而又饱含情感。

那一年我决定去香港任教，向原本任职的母校请假的进程里，受到许多阻碍，齐教授为我不平。他说他可以替我出面力争，不用害怕。我很快地提出辞职获准，不想让任何人为难。齐教授为了这件事责备我：“你怕什么？应该争取的事，就不该退缩。”他第一次对我严厉地说话，我那时才感到害怕，怕自己令他失望，怕去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能适应，怕自己的生命就此改变。

可是，都来不及了。

我挺直背脊，只身带着一方箱子，去赴新职。

我所害怕的事都发生了，不仅一件没少，甚至更多。当我害怕的时候，就想到齐教授严厉地对我说：“你怕什么？应该争取的事，就不该退缩。”

在香港的冬天，我寄了圣诞卡给齐教授，他一向用毛笔

小楷，端正地回复。那一次，我从圣诞等到新年，又等到春天，惆怅地以为，老师真的对我失望了。

洋紫荆开满校园的温暖日色里，我巧遇一位来开会的学长，他也上过私塾课的，忽然说起齐教授提前退休的事。

“提前退休？那就可以开更多的私塾课了。”我说。

“恐怕不能了吧？”学长有些诧异地，“你不知道啊？”

他说齐教授罹患癌症，已经动了一次大手术，现在还在观察期中。我这才明白，自己等待的毛笔小楷是不会出现了。我送学长去坐火车，心里慌慌的，好像忽然忘了家在哪里，忽然认识到在异乡的深沉孤寂。火车门关上的一刻，我连忙转身，不想让学长看见我眼里的泪水。

我结束香港教学工作回台北，齐教授已经和师母一起到美国的儿子家里去养病了，住在佛罗里达州滨海的公寓里。他的信中附上一张照片，拍的是师母倚在阳台上的背影，黄昏时分，橘红色的天际线，仿佛还能触感到日照的温暖。端正的小楷书写着：曼娟女弟……



一年之后，他们告诉我，齐教授回来了，他是坐着轮椅回来的，状况已经很糟了。我到医院去，师母的眼睛哭肿了，她说：

“能不能让他减少一点痛苦？”

主治医生也上过老师的课，特别安排了一间有会客室的病房，小小的会客室里，挤满了年轻人，都是老师在大学部教过的学生。二十岁的光洁年轻的脸庞，他们正专注地折叠着千羽鹤，五颜六色的小鹤鸟一串串地悬吊起来。

老师的头发全白了，癌细胞蔓延到他的肝脏，他泛出古木的肤色，正阖眼睡着，许多药液顺着管子流进他的身体。即使在睡梦里，老师仍发出断断续续的痛苦呻吟。

我坐在会客室，拈起一张黄色的纸，按照那个年轻女生教的步骤，开始折纸鹤。“听说只要折满一千只羽鹤，许的愿望就能实现。”女生说。我问她要许什么愿望呢？她说：“不要有痛苦，让老师不再受苦。”

她离开之后，我坐在她坐过的位子上，开始折起来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学长来的时候，也在一旁跟着折，还

有年龄更大的学长学姐，接力赛似的，一只一只羽鹤，在许多灵巧或笨拙的指间，纷纷脱胎诞生。

折满一千只羽鹤那天下午，医生宣布所有治疗都停止，只做疼痛管理，依照老师的意愿，可以回家了。

“爸，我们回家过年啰。”老师的儿子从美国回来，一直陪在父亲身边，他轻轻附在老师耳边说。

我陪着老师的儿子送老师回家去，老师的女儿和师母都在家里等着。那幢日式建筑现在已经很少见了，地板因为许多脚步的踩踏，焕发蜜糖的光泽。以前上课的时候，我和同学常常坐在地板上，听老师说起盛唐的石雕、两宋的书法。

“我在这儿……坐坐。”老师不愿回房，他要坐在临窗的藤椅上，正好可以看见庭院里深深浅浅的绿意。我们为他铺上厚厚的被垫，围上毛毯，希望他能舒服点。古老的时钟仍摇荡着钟摆，滴答滴答，老师的女儿正整理着那些礼物，老师看见一大袋千羽鹤，他说：

“这些鸟，不是应该飞在天上的吗？”



我拿起一串给老师。他看着它们悬转，对我说：

“去！挂起来。挂……挂到院子里，让它们飞！”

于是，院子里每根树枝都挂上一串色彩缤纷的鹤鸟，它们在风中转着，一时间就像一群展翅飞起的鹤鸟。阳光筛进院子里，光亮照到哪里，哪里的鹤就活起来，忽然成了一座千羽鹤花园。

我们听见老师的呻吟，师母问他哪里不舒服？他费力地说：“我很快乐！这么美，我很快乐。”

老师在那天晚上去世。

而我总记得他落寞过，愤世嫉俗过，绮情浪漫过。最后的最后，他对这人世发出的呼喊是：我很快乐。我很快乐。

我从齐教授的告别式走出来，坐在阶梯上，发现自己正在折一只纸鹤，不知道为什么手上会有一张白纸，不知道怎么折成了一只纸鹤。

我抬起头，看见一个男人正向我走来，戴着墨镜的脸上露出微笑的表情。是齐教授的某个学生？或是亲友吗？

我还在迅速思索，男人已经除下墨镜，热络地招呼我：

“老师，好多年不见，不记得了？我是王景光啊！”

很神奇的，我竟然想起来了，他的平头、墨镜，还有很酷的黑色风衣，那个班代，我教过他们班的大一国文，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。

有一回我过生日，他们神秘兮兮的，由景光去买了一束红玫瑰，穿着一身黑风衣、戴着墨镜来献花，大家起哄，要我发表生日感言。我说我觉得好像是杀手送花给我，为我庆生，真的好特别。

景光在我身边坐下来，他说他是来送一位当兵的朋友。

“他是艾滋，一直都不敢让家里人知道，最后的日子，都是我们这些朋友轮流照顾他。可是，我的心里真的不能接受，他还不到三十岁，这么年轻，我不明白……”

三十岁的逝去令人不能接受，措手不及；六十岁的远离同样让人迷惘。因为我们都如此贪恋生的欢愉，不甘愿死亡剥夺一切吧。

“老师你说，人生为什么这么多痛苦？”